

崇川往事

# 四安城隍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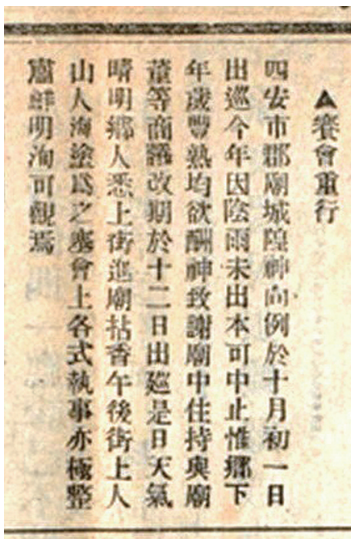
● 羌松延

海陵旧话

## 小镇轮船站

● 程太和

▼1918年11月19日《通海新报》报道四安城隍出巡。



▲宣统三年《通州水陆道里详图》所标酒店北街城隍庙。

四安城隍庙,原地处酒店老街最北端,为一组道教宫观之一。居中的祖师殿为歇山顶式建筑,耸立在近两米高的平台上,祖师殿两侧有配殿各一,右为文昌宫(含魁星楼),左为城隍庙。查宣统三年(1911)通州地图,酒店街寺庙仅标一处“城隍庙”。多年后拆除道观时,曾见祖师殿横梁刻有“徐百通捐赠,道光元年”字样,或同为城隍庙建造时间。

酒店街老人李福进(1925年生)曾有回忆:城隍庙与祖师殿平排,位于西侧,中间以墙隔开,两边有厢房数十间。祖师殿高大,城隍庙稍小。清末民初,有道士韩鸿书等,其后至解放初有道士两人:住持张习芳与徒弟“省侯”。人们习惯喊徒弟为“小道士”。

据“小道士”之子吴新国介绍,其父吴涤尘,五窑人,生于1932年,1945年到城隍庙。城隍庙与祖师殿一样,有一层半高,三间大屋,七柱着实,屋内宽敞无隔墙,地基稍矮于祖师殿。庙内按例设供的城隍老爷和城隍太太,均为木雕坐像。吴还讲到,四安的城隍庙供奉的是双太太,即在城隍菩萨两边各有一位太太。至于为何有此特例,他也不明所以。

因该城隍庙早被拆除,如今仅有部分年长者尚存一点印象。年逾八旬的张云鸾老人是当年的四安小学学生,虽在祖师殿大殿内上课,但因高墙阻隔,平时竟没去过城隍庙。大概在1954年,学校为排练节目借用隔壁场地,好奇的她曾在休息时拉着同学去看了城隍娘娘的小脚。

城隍庙虽小,但信众多。加上民间盛行城隍老爷能治病、驱邪的说法,城隍神于是就扎根在当地百姓心中,代代不衰,香火鼎盛。仅吴浦云的记载就有:1919年3月,因母病危而“至酒店城隍庙”;1931年12月,其生父病情加剧,吴家“在城隍庙求仙方,并请城隍神来”;1946年农历二月十二,其岳母“赴城隍庙求仙方”;四月初四,吴妻又“率泰孙(按:即吴之泰)至城隍太太处寄名,名瑞

珍”。即使到解放后仍记有“市上较为热闹,城隍庙焚香者较多”等语。

不过,最热闹的日子还是城隍出巡(亦称出会、迎神赛会)这一天。如1932年农历十月初一,“神輿出南市,经区公所前至姜露坟场,……走高跷者五人前导”;1940年农历十月初一,“城隍会似热闹,经过姜家园、单家桥、徐家桥、王家桥、郭家桥而至姜氏义冢再返庙,途径之长,为向所未有”;1947年农历七月半,“镇上城隍神轿出会,农民看仪仗,随神轿后过市,态至诚恳”。所记多为城隍出巡,信众虔诚簇拥的场景。

城隍老爷平时端坐于大堂上,接受顶礼膜拜,每到出巡之日就身着盛装被抬出庙门,到街市村庄巡游,据说是体察民情,惩恶扬善,祭祀无主孤魂,使地方百姓平安康泰。据旧报记载,四安城隍每年出会三次,分别是清明节、中元节(七月半)和十月朝(十月初一,即寒衣节)。以1918年为例,因清明阴雨而改期的城隍出会于三月初一举行,当天下午,四安小学停课,校中有教师与居民“登魁星楼眺望”,据载“登楼四顾,乡人之率儿携女赴(城隍)庙焚香者纷来沓至”;七月半这天,“庙中行迎神赛会,登奎楼(按:即魁星楼)略观”;在延期举行的十月赛会上,吴浦云等人再次“登奎楼观会”,且记有四安校“学生多扮作古人站肩,祝生扮一女子,尤可怪也。偕(张)鸣山等游于市,绕市后行至姜家油榨而止,舞龙灯者兴高采烈,奔驰舞蹈于姜氏宅前。返立巡警局前观会”。

遇到特殊年份,那就更加热闹了。1917年曾有报道:“四安市城隍,向例于中元节出巡,名为祭祀会。四乡农民因今年田禾畅盛,已现丰年之兆,一般红男绿女,均进庙拈香为酬神之举。故今年庙中香烟较往年为尤盛焉。”次年农历十月初一,遇阴雨而停办赛会。结果,因“乡下年岁丰熟,均欲酬神致谢。庙中住持与庙董等商议,改期于十二日出巡。是日天气晴朗,乡人悉上街进庙拈香。午后,街上人山人海,途为之塞。会上,各式执事亦极整肃鲜明,

洵可观焉”。除了丰年酬神外,每当灾疫之时,人们也会借此求神。1919年农历十月,由于当年夏季“时疫流行,患病家属向庙中许愿,集成巨款,添置各式仪仗,殊觉新鲜可观。是日,该处来市观会者,途为之塞,颇极一时之热闹”。

1916年十月朝前后,因连日阴雨阻滞,原定的出巡没能举行,四安各商家也门可罗雀,经营惨淡。于是,镇上“商人为生意起见,要求庙僧向各店募钱,于十七日复行举赛”,结果,“是日红男绿女,往来不绝,非常热闹”。放眼当下,各地放大招、促消费、活经济的做法,竟有似曾相识之感。

作为四安地区的一处重要宗教场所,城隍庙也曾留下历史记忆。1914年7月,鸦片禁令日严一日,县长为此设立新民戒烟局。随后,四安花布董事冯筱亭及区员倪祝平、行商戴啸仙积极响应,“借该镇城隍庙空屋设立戒烟局一所,其简章仿照通城办理,开办经费由冯君一人担负”。四安城隍庙善待佛道信众,有佛道融合的传统,是当地及周边佛道信众的弘法之地。如1938年11月,顾益三、刘秉衡等人曾“在郡庙参加佛七”,并向四安等地民众“宣传佛法,心甚热烈”。1943年10月,“反清乡”斗争中,四安区长印建强要求祖师殿、城隍庙等高大建筑“须即日全部拆毁,又四安镇所有楼房亦须拆毁,以免为日方利用驻扎”。经吴浦云等人努力,祖师殿、城隍庙得以保留,而酒店街楼房及“四安小学校舍被民兵拆毁”。南通解放后,城隍庙被用作集会场所。如1949年2月,全区曾“开民众会于城隍庙,乡民来会者数千,甚为热闹”。1958年,城隍庙与祖师殿同时被拆除,四安小学得以扩建。

如今,吴新国除在老屋前铺地所用云纹金山石为城隍庙大门残件外,还存有其父亲留下的签书、地藏经、消灾经各1本,而所存一对锡制狮子滚绣球摆件,绣球与狮尾如今仍可拨动自如,制作甚为精致。这些都是四安城隍庙不可多得的遗物。

老家所在地有两座轮船站,一是丁所集镇上的丁所轮船站,二是集镇向东9华里处的堡河口轮船站。集镇上的轮船站很正规,有专门的旅客上下船码头,有售票处,有候船室。乡下的轮船站只有一个土码头,上下船要从跳板上经过。百姓习惯将轮船站称为“轮船码头”,这是有道理的。大凡轮船站都有石驳的、砖砌的或泥土夯实的水边码头。

20世纪六七十年代,从海安开往南通、掘港、大中集(今属盐城市大丰区)的轮船都经过丁所、堡河口轮船站。从海安开往南通的轮船先经通扬运河,再转折耕茶运河,到达堡河口后拐弯向南驶入丁堡河,到丁堡后又进入通扬运河,最后开到南通城区西北濠河边轮船码头。海安、南通间为对开航班,海安至南通沿途停靠的轮船站有洋蚬河、西场、丁所、堡河口、雪岸、丁堡、林梓、白蒲、平潮、唐闸,最后至南通城区。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,此航线到达堡河口后还拐弯向北驶向李堡带客,然后再从李堡向南至南通。那时,从海安到达南通的票价是1.20元,到丁所的票价是0.25元,到堡河口的票价是0.30元。晚上7时,轮船从海安始发,9时30分到达丁所,10时到达堡河口(有时到早了,等到时点再开;到晚了,旅客就慢慢地等候。枯水季节,由于搁浅等原因,晚点是很正常的事)。那时,百姓家中大多没有时钟,但轮船快到堡河口码头时,“嘟——嘟——”的笛声响了,我们就知道,快10点了。此时,如果小孩还没睡觉,大人一定是要催着小孩睡觉的。

那些年头,丁所集镇的轮船站是极其繁忙的,海安东乡的李堡(起初,海安开往南通的轮船未绕道李堡带客)、角斜,东台的唐洋、新街、弶港、三仓等地的百姓去南通、上海及苏南等地都从丁所乘船。那时,苏州、无锡等地下插到东台、大丰等地的知青也很多,他们从苏南乘船到南通,再从南通乘船到丁所,从丁所再乘船去大中集(大丰)。丁所轮船站整天人来人往,川流不息。还有些小商小贩也穿插其中。20世纪70年代末、80年代初,市场逐步开放,贩鸡蛋、贩家禽到上海的人特别多。高中毕业后,我就曾跟姨哥乘船去上海闸北某菜市场贩运鸡蛋,4篓子鸡蛋,我们一人照应2篓,一点小差也不能开,几乎两天两夜没合眼,船上贩运禽蛋的人多,到处都是鸡屎味。那次从上海回来,我立志一定要通过高考改变命运。

20世纪80年代中期,随着公路运力逐年强大,轮船的乘客越来越少了。1985年,南通轮船公司只开南(通)李(堡)、南(通)海(安)线。1987年,海安水上客运全部停办。